



### 二二遇小萍

小萍是我兒時的夥伴。我們倆年齡一般大，同在一個大院裏長大，一起上小學，上中學。她媽媽一個人拉扯她和弟弟妹妹艱難度日，學校給她每月八元五角助學金。三個孩子越長越大，家裏生活越發困難，小萍沒再讀高中，開始在街道一家小廠工作，賺錢養家，替母親分憂。「文革」開始沒多久，便和鄰廠一個工人結婚。那時，她剛剛二十出頭。結婚那天，愛人騎着自行車接她，她也騎着輛自行車，後車座上馱着被褥，離開我們大院，雙雙騎車，絕塵遠去。

一九七四年春天，我剛從北大荒調回北京當老師。一天清早上班，在鮮魚口的大江胡同，見小萍推着自行車（還是結婚時那輛），遠遠走來，我們都愣愣地立在那兒。這是一別多年之後第一次相遇。她的後車座上坐着一個三四歲的小姑娘，是她的女兒，她送女兒到幼兒園。幼兒園在小江胡同，她工作的廠子在鮮魚口。

我已經忘記了我們都聊了些什麼，那時候，我們都還年輕，卻已經經歷了時代的動盪和滄桑，開春時節的胡同，沒有一株回黃轉綠的樹枝，灰蒙蒙的，顯得有些淒清落寞。

第二次相遇，是一九九七年的夏天。我的一本新書《絕唱老三屆》出版，那天，我在西單圖書大廈簽名售書。沒有想到，抬頭看見她站在我的面前，遞給我一本她買的書讓我簽名。

一晃，二十三年沒見，她沒什麼變化，依然亭亭玉立，像中學時一樣。她笑着對我說：還沒有變化呢，都老了！我站起身問她怎麼知道今天我在這裏？她指指身後，我看見了大院另一個兒時夥伴光華。她告訴我：我們兩家住得特別近，前些天買晚報時那麼巧碰到一起了，光華告訴我的。光華走過來，指着小萍說：現在人家是大廠長了！小萍笑了：什麼廠長，就是一個車間主任！

我說：車間主任，也不簡單呢！

一晃，又是二十多年過去了。有一天，小萍在網上看到一則消息，說我死了，她很吃驚，立刻跑到光華家問到底怎麼一回事。光華說：復興好着呢，前兩天還和咱們院的老街坊一起去天壇呢！小萍大罵：哪個王八蛋敢這麼造謠！這事傳到我的耳朵裏，我很感動。不過是兒時的夥伴，平常日子根本沒有聯繫，竟能這樣關心你！想想，世上的友情多種多樣，只有童年的友情，不帶任何利害關係，不染任何芥蒂渣滓，天真、純真，如一泓清澈的泉水，才能從遙遠的童年，一直流淌到今天，沒有污染，沒有乾涸。

約上小萍，約上光華和大院裏幾個童年的夥伴一聚，便有了和小萍第三次相遇。算一算，距離上次，過去了二十七年；距離第一次，過去了整整五十年。今年，我和小萍七十七歲，都已經霜鬢盡染。看見她的身

影在餐館的窗玻璃前一晃，和在校園裏驚鴻一瞥一樣，一眼就認出她來。落座下來，聽她說起過去的事，發現她的記憶力那樣好。童年、大院、老街……紛至沓來，我們一下子返老還童一般，立刻回到逝去已久的時光裏。

她笑着對我說：那時候，你膽小，像個小姑娘；我膽子大，像個假小子！大家都笑了，沒錯，那時候，大院裏那麼高的棗樹，秋天，到了打棗的時候，她一個小姑娘敢爬到那麼細的樹尖上，搖搖晃晃，也不怕掉下來！我說她。她說我：你只會站在樹下面，等着我拿棗砸你的腦袋！

童年，竟離我們那麼近，彷彿一伸手，還能摘到大院裏棗樹上那又甜又脆的馬牙棗。

禁不住望望小萍，瘦削的臉上已是皺紋縱橫，不由想起沈祖棻的一句詩：萬里秋風同作客，一場春夢總成婆。



## 「大漢未央」

六月二十五日，「大漢未央——漢代王室精品文物展」在上海市閔行區博物館開幕。展出一百二十八件（套）來自河北博物院與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精美文物，主要為漢代中山國王室墓葬出土。

市井萬象

新華社

## 遷綿不愈的牽掛



君子玉言  
小香

在老家那兩天，從古鎮回到家，我和母親、妹妹三人合吃了半個西瓜，就算晚飯了。傍晚我和妹妹約去城西城牆看晚霞，我先去，妹妹隨後來找我。

從家裏到城牆沿河邊步行十分鐘即到。這裏是京杭大運河的延長線，也是浙東運河的起點，是歷史上皇帝或京城主要官員南下進入古城的主要水陸要道。晚清著名鄉賢李慈銘有文形容：「越西門外為迎恩橋，下為直河，古運河也……春時花開，舟行其間，遠山映發，煙水瀾漫，每至晨霏夕晴之際，立紅橋上望之，層絳間素，迤邐若霞。」此時端午剛過，老城的夜晚微涼。走上城樓，四面清風爽而不利，潤而不滯。走出家門時的雲朵漸變成霞影，淡淡的粉藍與城樓的霓虹相映，在河面上波光閃閃。

拍照等妹妹，妹來微信說走到半路又回家了。趕回家，原來妹剛出來一會兒突然心慌出虛汗，應該是低血糖了，吃了點東西，休息片刻，感覺好多了。我提議做足療放鬆放鬆，我請客。我們挽着手慢慢走着，夜晚的古城很安靜，一股清涼之氣從河面漫上來，浸去白天的燥熱。邊走邊聊，有些不敢跟老母親講的話，悄悄告訴了姐姐和妹妹……這麼多年，姐妹天各一方，在各自的賽道奔忙，難得有這樣安閒的時刻說說知心話，甚至幾乎沒有當面聊天的機會。對於母親，我們多是報喜不報憂，以免掛念；對於姐妹，可以喜同享，憂同擔。

小時候我與妹妹是一對歡喜冤家。父母雙職工工作忙，家裏姐妹大的照看小的，放了假就得帶妹妹，我覺得很是「拖累」；並且吃什麼東西父親總叮囑我們讓着妹妹，我便想如果沒有妹妹，我就是最小、就可以「享受」被「讓」被呵護的優待了。到了妹妹上學，我站在四年級的教室門口遠遠盯着一年級的教室，從一群嬉戲的「小豆包」中尋找妹妹，直到看見她跟同學玩沙包踢毽子，沙包在兩隻手中緊張得不停倒來倒去好一會兒才踢起來，有趣又可愛，我在遠處笑得不行，這才放心。長大後與妹妹同在北京，不自覺地照顧她，每周末總要去看看才放心，有時也會不自覺地訓她。她出國定居，也是同我商量，我雖然不太放心她獨立生活的能力，但還是幫她做一些出國溝通手續的具體事。妹妹出國後，掛念她獨自在外打拚不容易，給她打電話，初衷是問候，依然是不放心。妹妹也向我訴苦，可是說着說着又變成我訓她，妹妹都發慌接我的電話了。

如今人到中年，心態平和了，不再有過去的緊繃焦慮，不再因追求完美而苛責自己、抽打自己。姐妹之間，各自走過的人生半徑已畫得足夠大足夠長，雖然軌跡不同，但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是一樣的。我也終於對妹妹放心了。生活中的妹妹迷糊懵懂、純良簡單，對待工作其實同我一樣，專注認真、追求完美、理想主義。在舉目無親的異國他鄉，兢兢業業打拚，成了國家教育部認可的名師、學生認可的優秀教師，經常被抽調當全國級考試的評委、批試卷，她帶的每一屆學生都對她依依不捨。小時候「啥都不懂」的妹妹已然成長得足夠優秀了。小外甥女也是一路學霸，出類拔萃。我跟妹說，我們都可以捫心無愧了。

多少手足親人天南海北，再次聚首在八旬老母親身邊，只感嘆相聚的時間太少，聊天的時間太少，彼此相伴、一起陪伴母親的時間太少。有時候我們也羨慕那些市井人家，像二十五號院的陶大姐，兒子開網約車為生，但一家人能夠常常見面，何嘗不是幸福呢？妹妹說想早一點回國，趁母親身體還健朗，姐妹一起陪着老太太到處走走，看看好山好水，就像我們小時候一起玩耍一起分享那些「好吃的」……

我對妹妹又開始另外一種不放心，不放心她的身體，過去的訓她，變成了叮囑，「要多運動主動出汗啊」「要多吃優質蛋白啊」「要補鈣啊」「要找中醫調理調理啊」……就像當年那個四年級的小學生，遠遠地盯着一年級的小小學生，親眼看見她活潑跳躍的身影才安心。

人在若干年的奔波中，如大河奔湧，是順着河道與波浪一起呼嘯向前的。到了一定年齡，回到岸邊小洲，再打量自己，會發現歷經磨礪後人才算定型，你本來的樣子、你的閱歷打造的樣子，在此時一齊顯現，真希望每個人到這時都打磨成自己滿意的樣子。

這時候回到手足親情中間，回到出發的原點，屈指一算，漫長歲月留給親人相守的日子並不多。一生之短，不過於晨暮與春秋；一生所戀，終歸是溫暖相伴。親情的點點滴滴，在我寫下這些文字時，也令我禁不住潸然。



▲古城暮色。



▲古城初荷。

作者供圖

## 同學們 老師們

八十年前華南地區的教育北遷，而今也算一個壯舉。在廣州淪陷，學校被炸，圖書化為灰燼之時，一眾學子為了抗日，投筆從戎加入八路軍，而更多的師生，則是穿過封鎖線，把學校轉移到粵北山區，途中為免搜查，有的把科研資料縫進棉襖。

紀錄片《同學們》在香港首映，以華南抗戰史為題材，講述嶺南大學、中山大學等北上辦學的事跡。其中嶺南大學是累次遷移，一九三八年因廣州淪陷南遷香港，一九四一年底因香港淪陷北遷韶關曲江，之後再從曲江遷往梅縣，直到抗戰結束回到廣州，五十年代併入中山大學等學校，六十年代在香港復校。事件中，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的師生是主要見證者和踐行者。

學校在粵北建起圖書館，辦起實驗室，鄉村出現了大批穿西裝長衫的教書先生和朝氣蓬勃的男女學生，詩歌朗誦會、音樂會、專題演講和各種學術研討會層出不窮，山區群英薈萃。

師生們把後方當前線，各校共享資源，把實驗室辦在祠堂廟宇，把研討會開在田間橋頭，找來木板和石頭就當桌子椅子。原子能、量子物理、化學方程式等高深課程，在簡陋的環境裏有序進行，培育出大批文學、藝術、物理、生物、天文、地理等領域傑出的學者，給中國教育史和教育成果留下一筆筆重彩。


在那裏，馬思聰創作了優美的小提琴《思鄉曲》；王亞南翻譯了《資本論》；中國農業教育先驅丁穎教授培育出中山一號雜交稻種，帶領師生們轉移過植物標本幾萬株；地理系教授吳尚時

發現了丹霞地貌並研究出成因，他夜以繼日地工作，「剛才看的是英文資料，現在看的是法文資料，這就算綜合休息了」一度成為他的佳話。

修建在小山崗上的中山大學舊天文台，是廣東省第一座天文台、中國第二座正式命名的天文台、中國最早的高校天文台。在這個早期的氣象試驗所裏，師生們利用簡陋的設備仰望星空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。

有工學院、文學院、醫學院、農學院、音樂學院，也有物理系、地理系、化學系、美術系。影片講述同學們，也介紹老師們，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，僅僅是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，在粵北的畢業生就有近六千人，這些人大都成為新中國的知識精英，當中包括香港人熟悉的中國科學院院士黃本立、知名社會活動家陳香梅、美心集團創始人伍沾德等。

《同學們》劇組專訪了多個親歷者或其家人，以舊址為背景還原歷史。通過觀看影片，同學們明白到，原來自己的學校是這樣走過來的。



▲紀錄片《同學們》日前在香港首映。

## 夢之浮想

係，那些逝去的時光，一點一滴慢慢地回轉……

有時夢到舊時的玩伴，連帶他們的親人也出現了，七八歲的光景吧，鄰居有個老婦人，是我玩伴的祖母。她一年到頭都穿着一身黑綢的衫褲，挽着一個扁扁的髻，髻上插一支銀簪，一雙乾癟的瘦手，輪流交替地搖着一把葵扇。她裹着一雙小腳，走路來不但腳步不穩健，而且還相當吃力，卻特別愛散步。我對她力不從心的邁步姿勢，印象深刻。其實我與她並不熟悉，因為她是不大理睬我們這些小孩子的。記憶中她並沒跟我們說過多少句話。但奇怪的是，我夢見她的次數卻比任何人多得多。若今天有心要找她，恐怕這一生也無緣再見——她不可能尚在人世。

然後我開始胡思亂想，若夢與現實有關聯的話，這表示什麼呢？不常做夢的我，卻總夢見同一個人，且是一個既不親近，又沒什麼交集的人，這裏必有因吧。如果她是我的親人，或是祖母或是母親，倒也合情合理。

但這老婦人，就顯得有點詭異了。既不撩起串串舊事，更無從判斷。靜靜地躺在床上想，心情竟是那樣無奈。

我真的不喜歡這種感覺。

某個深夜，正在挑燈打稿，突然從窗外飛進來一隻黑飛蛾，先是停在燈罩上，然後繞着燈罩撲來撲去。想起老一輩人說的，飛蛾入屋是故去的親人回來探望。我還真希望是真的呢。但卻偏有自認很科學的人說這是迷信，真相是因為飛蛾被燈光所吸引，其他的什麼都不是。人本來就是固執於己見的，願意相信什麼取決於本身的觀念。民間自有一套系統，用作撫慰世間諸多的含恨不如意——飛蛾與燈的糾纏，何不將之看成是前世的因？民間有系統，系統中有傳統的文明——信則有不信則無。

而我的夢，是否意味那與我無甚瓜葛的老婦，我們前世曾因一點事故而倉卒別過，留下一點小遺憾？故而在夢裏找我？而那只銀簪呢，到哪裏去了？我所想的是物事之間互相牽連的關係。